

趙譽船先生註

新式標點
白話註釋

古文
讀
止

上海
中原書局出版

禮德志一 篇主腦文 中處處部 是發明事 德王征犬 我王征犬 亦說不王 祭公的說 謂是很古 雅淵茂古 兵是千觀 名言不說 對字勅說 戴字勅說 德字勅說 玩字勅說 引字勅說 上字勅說 茂字勅說 釋字勅說 不明釋意 不觀釋意

新式標點
白話註釋
古文觀止卷三

宜賓趙譽船評註

古邗劉鐵冷校刊

●祭公諫征犬戎第三十五篇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不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

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

詳三代 衰盛典周 家先世勤 等是有關 係不忘祖 德不民忍 庶民不武 窮出武用 兵先王之 制到句直 氣固然是 剛健亦由 樂公所說 都是歷代 五修字從 遠近仍舊 從是觀者 想不是一 兵出犬戎 有備以見 得四白狼 四白鹿損 失大不至 補足先王 人的關係

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章昭國語解詁：『昔孔子發憤于舊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據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原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

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非特諸子之倫也。」照韋昭所說，國語與左傳是一件事。可是我讀左傳，覺得有一種雄美奇詭的氣象，使人精神愉快。就是本篇第一第二卷所選的左傳，尤擅言語之妙。不像國語各篇端重沈實，在制度上說，是考究很詳備的。要在文論，可就不及左傳了。

再就穆王征犬戎說，穆王好大喜功，照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又照山海經：「穆王乘八駿馬，造父爲御，與西王母遊。」註上說西王母卽是現在義大利，並不是什麼神仙。可見穆王征犬戎，同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征高麗，明正德遊江南，清康熙乾隆遊江浙，是一樣的用心。所以祭公的諫詞，「耀德不觀兵，」要將穆王的邪心打去。可惜引用詩言，同歷代興衰，與周家制度，非常慎重，而不能使穆王聽信。但是穆王畢竟是個明王，後來聽了祁招之詩，卒回車駕。前後一樣的話，從違是兩樣，可見悔心之萌，要出于自動，不是他人所能勉強。卽如「孝子不匱」的詩，頴考叔說動了鄭莊公，賓嬪人說不動卻獻子，是一樣事。總之祭公謀父是穆王的諍臣，穆王亦是信用祭公的。在祁招之詩是有確證的。

本篇是國語第一篇與左傳「鄭伯克段于鄆」都有昭臨萬方的氣象。又所採註釋，採多用國語原註，附加白話解釋。說明于此，以請眉目。

一〔穆王〕名滿，昭王之子。（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即吠夷，一作昆夷，在今陝西鳳翔縣北。

二〔祭公謀父〕祭，國名。謀父，字也。周公之後，爲王卿士，今河南開封縣東北十五里有祭伯城。

三〔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視也。謂尙道德不以兵示威也。古時以道德爲重，處處都要顧到。德卽如用兵的事，必要依照先王之訓，先王之制，方可說我這用兵是不得已，並不是依恃兵力向弱小的國——犬戎去示威。因爲你不德，我所以要來教訓你，方合耀德不觀兵的意義。

四〔戢〕藏也。（時動）因時而動也，不是那個時候就不能亂動的。（玩）贖也。（震）懼也。

五〔周文公〕文公，周公旦之諡也。（頌）詩時邁篇。武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也。

六〔載〕語辭，則也。（干）盾也，以革爲之。卽威繼光練兵紀實所用的藤排。（戈）兵器，有小

枝旁出者，單枝爲戈，雙枝爲戟。（囊）盛弓矢器。又弓衣。又音高，韜而藏之也。此以第三說爲是。

七〔懿〕美也。（肆）陳也。（時）是也。（夏）中國的古稱。（充）信也。（保之）謂武王能保此美德也。

八〔茂〕勉也。（阜）大也。（鄉）方也。（文）禮法也。（滋）益也。這幾句的大意，是勉勵百姓們修正父慈子孝，兄弟愛弟敬，夫義妻順的事，德既正了，其性沒有不歸于厚的。到這時，家庭和順，自然飽食煖衣，無飢寒的困苦。所謂「兄弟睦，家之肥」，這就是了。所以然的，財求阜大，都由于器用完備，致力于工作，但有利必有害，所以更要明白這利害的方向，趨利而避害，固然好，亦要有德在內，方能有益于身，可以使之長久。

九〔先世后稷〕父子相繼曰世。舜以棄爲后稷，封于郟，子孫世其業。（服事虞夏）棄爲舜后稷，傳至不窋，仍爲夏之稷官。（棄稷不務）棄廢也。謂啓子太康廢職之官，不復務農。（置于戎狄

之間。竄，匿也。不窳，失官，歸處於郤。郤在今陝西武功縣南。古戎狄地。這是中國以農立國第一個講農事的人物。世代相傳，爲后稷之官。后稷與現在農商部情形大約相似，只不過后稷是個世代相傳的，到了不窳，廢棄農事，以至失官。但是逃竄到戎狄都落裏，仍舊開闢地利，講求種藝，造成周家天下，在此一點了。

十〔纂〕繼也。〔緒〕事也。〔訓〕教也。〔典〕法也。〔變世〕累世也。〔忝〕辱也。

十一〔武王〕名發，文王之子。〔保〕養也。〔商〕殷之本號。〔帝辛〕紂名。〔大惡〕大爲民所惡也。〔弗忍〕忍耐也。謂不耐紂之虐也。〔戴〕奉也。按宋本國語作「欣載」，載與戴通，應作載。〔商牧〕商郊牧野，今河南汲縣。〔恤〕憂也。〔隱〕痛也。義謂武王光昭先代的道德，天性又是很慈和的，所以上之事神，下之保民，莫不得其欣喜的心。商王暴虐，百姓很是痛惡他的，都不愿意奉戴他爲王。武王伐商，不是務恃武力，只是深

知民隱，要代民除害。這一段申說武王耀德觀兵事。

十二〔邦內甸服〕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正者，歲一來見也。〔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以五圻圻五百里，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也。〔蠻夷要服〕蠻，蠻圻，夷，夷圻，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謂之要服。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也。〔戎狄荒服〕戎狄，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四千五百里爲鎮圻，五千里爲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謂也。〔祭〕供日祭也。〔祀〕供月祀也。〔享〕供時享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見其見也，必以所貢助祭于廟」，孝經

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服，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者爲貢。」（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也。（月祀）月祀于高曾也。（時享）時享于二祧也。（歲貢）歲貢于壇墠也。（終王）終王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這一段所說，都是先王時的制度，在漢儒說經，各有師傳，不客稍紊。可是要在義理上，只是現在一種法制，依法而行，國家沒有不治的。可是後王對於這個先王法制，多不能遵行，所以亂日多而治常少了。

十三（修意）意志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言

召公諫厲王止謗第三十六篇

國語

（號令也）（文）典法也，（名）尊卑職貢之名。號也（序成）五者次序已成也。（讓）譴責也。（告）以文辭曉諭之也。（勤）勞也。這一段指諸侯違闕祭祀，先修意以自責，至于修刑，至于用兵，經過許多手續，總在增修于德，不是勤勞于遠，透發「耀德不觀兵」無微不至。

十四（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以其職來王）白狼白鹿，犬戎之貢也。犬戎的職貢，只有白狼白鹿。王若以王制來責備犬戎，觀兵以示威，難覺不失败的。

十五（樹惇）犬戎王名。（純固）守備是很堅固的。（禦）猶拒也，犬戎必抗拒拒王師。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一己一個虐字
一己定了罪案
一己流罪案
更是一個謗字
更是流罪案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若年，乃流王於彘。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若年，乃流王於彘。

國語文多端，凝重，極少活潑流利的作品。此篇語語雋秀，字字簡鍊，卽移置左傳中，亦復不能軒輊。至于用事得體，設喻奇警，各有妙處，不能因事而論。若以史事爲言，鄭監門的流民圖，是爲青苗唐民做的，召公「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格言，是爲衛巫監謗發的，流民圖能感動宋神宗于一時，沒有停止青苗，終致徽欽北狩之禍。防川之喻，說不動厲王，終至流彘之害。可見虐政是自殺的事，殺人以止謗，尤其是昏憤了。子產不毀鄉校，是能聽話的好模範，厲王肯聽召公的話，不失爲賢。召公諫

楚子然欲問
罪自文欲
罪自文欲
望亦文欲
請隨亦文
過分的這
不總有人
舉動但心
謀及身是
不懼昭後
玉匣重落
人問不
理由不
足比楚孫
竊說楚孫
了王德是
在王正大
何王正大
憲王正大
際父地已

事來，就沒違逆了。

六〔原〕廣平曰原〔隰〕下溼曰隰〔衍〕

下平曰衍〔沃〕有溉曰沃。

詞能幾何言不久也。

七〔善敗〕即善惡〔其與能幾何〕與語助
八〔流〕放逐于外〔彘〕晉地，今山西霍縣。

襄王不許請隧 第三十七篇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于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六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八備物，以鎮撫^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

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宰孔賜胙，齊桓是何等的恭敬。晉文請隧，襄王是何等的嚴厲。總之是在「禮」上講求，不因王室的盛衰，使「禮」有些微的損失。齊桓的下拜，不是爲了那一點胙肉，只是尊敬天子，在禮上不得不如此。晉文請隧，襄王不是不許，只是天子的尊榮，沒有什麼與霸主可以分別的。不是不許，是不能許。看這篇文字，處處用逆筆寫，「豈有賴焉」、「何異之有」、「若猶是姬姓也」、「叔父有地而隧焉」無一句不是說，你要謀及身後的葬禮，你儘作好了。你要是請求王室許可在王制上說不去，在「禮」上更說不去。所以晉文不敢再請受地而還。比較齊桓，在實利上說，晉文所得爲多。可是在禮上說，晉文僭越思想，同「楚子問鼎」是一樣的錯。

說到近事，到了共和時代，階級問題，應該剷除盡了。不料平民的領袖，項城的陵寢，因爲洪憲的帝制自爲，不能如願于生前，何妨自榮于身後。中山的葬處，亦稱陵寢，未免擬于偷了。因爲晉文請隧，附記于此。這個是非得失，只好留給讀者，作一個論題，我不敢再贊一辭，成爲畫蛇添足笑料。

是無可奈何之神氣
何先王之豈
有法生動
文穎爲之
得妙
有異之
有反詰
得妙
一改玉改
行針對
定王本案
說若猶是
一姬姓也
圓轉自如
至物將自
若離若合
人不好受
知今安能
寫之活象
衰微氣象

一〔襄王〕周惠王子。因叔帶之難，出居于鄭。晉文納王，誅叔帶，故曰定。

二〔郊〕洛邑，王城之地。今河南洛陽縣附近有郊，鄆，陌，或謂之鄆山。武王安鼎于此。左傳：楚子問鼎，「成王定鼎于郊，鄆。」此言武王稍誤，郊音夾。

三〔王勞之以地〕王以晉文有定王位，誅叔帶之功勞，賜之以地，卽陽樊、溫、原、欒、茅之地。左傳有「晉文圍原」并「問原大夫」事。（辭）辭不受地。（隧）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

四〔規〕規畫而有之也。（供）以諸侯職夏之物供王室祭祀。（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岳、河、海也。（百神）邱、陵、墳、衍之神。（不庭）庭直也不庭，猶無道也。（不虞）虞，度也。不虞，不意度而至之患，卽意外之患。（均分）均，率也。周禮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寧宇）寧，安也。宇，居也。（順及天地）

（順天地尊卑之義）（災害）若有侵犯，則相灾害也。（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本篇第三十二篇「四國皆有分」義同。

五〔九御〕九嬪也。諸侯一娶九女，事同。（九品）九卿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供給神祇）言嬪與卿，主祭祀也。魯語曰：「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采章）采，色文章也。（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王本無異于人，只此服物采章，以爲等威耳。

六〔府〕先王之府藏。（叔父）天子稱九州之長，同姓曰叔父。（班）分也。（大物）指隧言。（實應且憎）應，猶受也。憎，惡也。言晉文雖受私賞，猶將非之也。這一段扣到本件事上說。這回亂事，是天降禍于周室的。余一人不能守先王府藏，出居于鄭，幸虧晉文勤勞王事，定王室之位，班賜采地，以賜晉文，一甚至請隧，亦可答應。不過這些事，

是有先王法制的管束，以不敢余一人的事，廢棄先王法制，就是我不允許叔父用隧，叔父亦不以為然的。

七〔改玉改行〕引古人的言語，責備晉文。說是天位既改，或者可以用隧。

八〔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

〔改物〕改正朔，易服色。〔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謂晉文能為天子，創造制度，自能成功于天下。〔縮〕引也，本篇第九篇「無以縮酒」義同。〔備物〕備天子之物，隧自在其內。〔流〕放也。孟子

單子知陳必亡 第三十八篇

國語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覲矣，道蕭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旅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

「民無二王。」新王至，則舊王當放于外。

九〔懋〕勉也。〔物將自至〕言有天下，隧將自至。〔章〕先王法制是不能變更的。

十〔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若許晉文用隧，是廢棄先王，又何能鎮撫百姓呢？

十一〔何政令之為〕政令是有節度的，所以不能許晉文用隧，只為了政令。

十二〔余安能知之〕你請隧我不許，你用隧，我亦不能知。是反擊語，仍是不許用隧。

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

楚不過為陳
道不為斷
行就敢斷
定陳國有
亡真是有
火識是
下苦道
辛苦道
用字遺
不酌一
往來一
要人接
修理道
是政國
輕忽視
的國不
一國必
告是斷
語以分
之教下
井有條
不棄處
不切道
一肯放
第一字
意廢時
為弑亡
兆弑亡

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傲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農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

說指害民
事即指築
臺夏兵說
第三段說
莊廢實禮
節精留賓
第四段說
禮姓簡葬
爲陳亡結
承末段總
結陳侯必
亡之故記
明單子証
言與一國
必亡之句
稍顯

古文觀止 卷三

一四

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爲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聲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彞，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彞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李太白蜀道難詩，是借蜀道之艱難，寫國家之危亂，用意同黍離之詩，借物以起興，是一樣的。單

子「火朝觀」是因道路之荒廢，知陳侯之淫亂，爲亡國殺身之張本。我讀了此篇，想起中國道路之不修，實在是個大危險的事。再者我們不用拿美國的紐約，英國的倫敦，比中國的北京，就是上海的

租界同上海的內地，亦就有天淵之別了。近年來盛倡「兵工築路」的政策，要是果然中國全部的兵，全去正當做那築路的工作。不要十年，全國道路，都修理好了。於是逐步換形，將拿兵的名義，亦改作了工，按照中國的古制，以時修理道路，是再好沒有的事。可惜一般軍閥們目標只在地盤上著想。可也要知道斷絕交通，是要惹出殺身亡國之禍的。陳侯已是前車的殷鑒，真要等到楚子來，可就遲了！

至於本文修詞琢句，都是異常精緻。再加錯縱變化，不露絲毫排比的痕迹。秦漢文字，固由此蛻化而來。六朝駢詞，允當以此爲不祧之祖。

一〔定王〕襄王子，頃王弟。（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問者王之所以撫萬國，存省之也。

二〔借道〕自宋適楚，必經陳國。是時周室衰微，不敢用天子禮，所以用諸侯聘問之禮，施之于楚。又用借道之禮，行之于陳。按聘禮，若過國至于境，以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廟也。

三〔火朝覲〕火，心星也。覲，見也。卽夏正十月，晨見于辰（蕭）草穢塞路爲蕭（候）侯人掌。

迎送賓客者（疆）界也。（司空）掌道路者（陂）障也。古不竇澤，故障之也。（梁）橋也。水上架木以通行人（庾積）倉無屋曰庾，謂露積于外也。（列樹）列樹以表道，且爲城守之用。（墾田）墾用力反土也。卽俗言種田（菽）音執，草多貌。（膳宰）掌賓客之飲食（飭）牲生曰饒（司里）掌授客館（寄寓）寓亦寄也。卽現在的棧房，飯店，旅館（縣）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與今縣制異（舍）加惠賓客，免負擔之勤勞，依

舊本「旅舍」作「施舍」。這一段寫陳國地方荒廢道路不修的情形，詳盡無遺。

四〔夏氏〕陳大夫夏徵舒家，卽夏姬。（陳靈公）名平國，舜後，恭公子（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夏氏）如往也。往徵舒之家，淫夏姬也。（賓）單子。這一段敘陳國君卿淫亂情形，不修道路，反去築臺，夏氏留賓不見，反去夏家。

五〔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朝見東方，在寒露節（兩畢）九月雨氣盡（天根）氐星也。寒露後五日，天根朝見，水始涸（木）星名，又名歲星。寒露後十日，歲星朝見，草木枝節都要脫落了（駟）房星也，九月中，房星見，霜始降（清風戒寒）霜降後，清風先至，使人知天寒將至，必爲備寒之具（敷）月令之屬（除道）除道以便行旅（成梁）成梁所以便行人（備藏）收藏也（冬裘）預備冬衣。這一段就時令說。

六〔夏令〕夏月令，載今書經，又名月令（時

微）以時告戒百姓。又夏令篇名（收而場功）使人修倉困也（備）具也（畚）音本，乘土器，今名畚斗（揭）讀若菊，昇土器（營室）星名，又定也。詩「定之方中」卽指此（期于司里）期會也。致築作之具，于司理之官也（施德）所謂「德」本是渺茫的，但依照先王制度說，因時警戒，謹蓋藏，成築功，就是「德」了。這個「德」字，更是針對財賄，所謂「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卽是大學「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的正義。

七〔塞〕入聲，隔絕不通也，與上文「道蕘不可行」的蕘字同義（表）識也，卽現在「路牌」同石製「將軍箭」（鄙食）鄙，四都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郊牧）國外曰郊，郊外爲牧放之地（寓望）候館也，樓可以觀望者，周禮「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卽京師迎賓館，又名外交大樓（藪）澤，無水曰藪（圃草）圃大也，有茂大之草（林）積木（河）積水，卽水龍局蓄水池。